

## 寿县三记

## 伟哉安丰塘

到安徽寿县,第一件丢人的事是念错了字。去看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芍陂,即安丰塘。只知“芍药”的“芍”念sháo,而不知“芍陂”的“芍”读què。如果不来寿县,这个字也许一辈子都读错了。可以说,寿县是我的“一字之师”。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的故事脍炙人口,但知道芍陂为孙叔敖所主持修建的人不多。

古时的芍陂,现在叫“安丰塘”,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工程现在看起来依然碧波荡漾,其灌溉效益依然泽被四方。此塘古时候被誉为“天下第一塘”,从面积到水利功能,均堪称第一,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历史记载其原来的面积为“周百二十里”,后经历代诸多变化,水域或变大或变小,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它千百年来纳川吐流、农田灌溉、屯田济军,近百年来更是对淮河的治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说到孙叔敖其人,民间传说很多,乡人说其少年之时即有大志。据传他曾遇两头蛇,人们认为见此蛇者必死,孙叔敖心想,搏此蛇一死也只死我一人,千万不要再让它殃及别人,于是斩杀此蛇埋入山丘。其品德为族人赞佩,那座埋蛇的山丘也因而得名“蛇入山”。

据记载,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还曾在今河南商城东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也叫“期思陂”,其灌溉面积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

时值深秋,伫立在安丰塘边,放眼望去,塘水浩渺,横无际涯,这么大的水域居然被古人叫做“塘”。两千五百年过去了,人们依然仰仗斯人之余泽流韵,我想这就应该叫做“流芳千古”。

孙叔敖,楚国期思邑(今河南淮滨)人,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张以民为本、止戈休



兵少战乱。

贤哉孙叔敖,伟哉孙叔敖,感觉那万斛碧水的每道波纹、每个浪花都是在颂赞此公,两千五百年不曾有一日停歇。

## 豆腐淮南王

我不太喜欢日本豆腐,太嫩,又不像是我们俗称的那种老豆腐,或是四川老乡说的那种豆花。但汪曾祺先生说的某地豆腐可以用秤钩钩起来也有点吓人,那能叫豆腐吗?

豆腐在民间是最普通不过的食物。来块豆腐,再来两棵青菜,放一点虾米在里边,或者把豆腐切碎拌以小葱再倒点香油,都很好。豆腐还有很多吃法,豆腐切块儿用油炸,香港叫“豆卜”。把豆腐冻成蜂窝状,叫“冻豆腐”。将冻豆腐和五花肉放一起用小火炖,肉汁都跑到了豆腐的蜂窝里边,可真香。西北一带的炸豆腐一般都用胡麻油,吃这种豆腐不用加任何调料,就那么白吃,真是说不来的香,吃一块儿喝一口高度白酒,不错。

吃过豆腐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豆腐是淮南王的发明。“淮南王”是中国古代王爵称号之一,但享有这个王爵称号的不一定是王公贵族出身,也可以是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平民。《史

记》等正史上记载的淮南王多达二十位,《中华别史全集》等野史所述自封及不愿就封、史实不够充分的淮南王还有七位。我们所说的发明豆腐的这个淮南王是刘安。

刘安“善为文辞”,为后人留下了划时代的巨著《淮南子》,这是他在做淮南王时“招致宾客方士数千人”撰写而成的。而民间对他的尊崇则在于他发明了豆腐。

北方乡下有“豆腐是穷人的肉”之说,客人来了,炒块儿豆腐,煎盘豆腐,或者是来盘小葱拌豆腐都可以说是好菜。寺院里吃斋,出家人几乎顿顿都离不开豆腐。明朝罗颢在《物原》中记载了刘安做豆腐的轶事。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

淮南王刘安中年之后热衷于炼丹之术,他曾招揽众多方士,其中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晋昌八人被称为“八公”。他们取山中泉水磨制豆汁,又以豆汁培育丹苗,不料炼丹不成,豆汁与盐卤却忽然变成白白嫩嫩的东西。有胆大的人将此物取而尝之,竟然美味可口,这便是豆腐的由来。此八人汲泉磨豆汁的北山从此也被更名为“八公山”。可以说,刘安无意中成了豆腐的老祖宗。

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公元前164年被封为淮南王,都邑设于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寿县,名扬古今的八公山即在寿春城边。因为刘安发明了豆腐,寿县几乎成了天下无人不知的“豆腐之乡”。如果说豆腐也像佛教各个宗派那样有“祖庭”的话,那么寿县便是全世界爱吃豆腐的人们的“祖庭”。

## 正阳关抬阁

来到寿县正阳关,正赶上抬阁表演,锣鼓铿锵,人声鼎沸。置身其间,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那时候我才三岁,被绑扎在架子上,再穿上色彩艳丽的衣服,然后大人们把我扛在肩膀上出游,这就是演闹阁。隐藏在裤腿里的那根铁棍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就好像一个人真是凭空无所依地站在那里。我小时候装扮的角色叫“滚猴”——穿了小猴子的衣服在两个大人抬的一根铁棍上不停地翻跟头,却始终不会掉下来。记忆中,闹阁是要与大人们的踩高跷搭配着一起演出的,如今都多年不见。

不过,寿县这地方是叫“抬阁”,而不叫“闹阁”。抬阁中技术最高超的是肘阁,肘阁只需用肘——只用肘部的力量和技巧把一个小孩稳稳当地架起来表演,这可真不是那么容易。据说抬阁是明清之际才从山西大同传入安徽寿县,至清末民初达于鼎盛。气派非常的大抬阁则是多人抬,叠罗汉一样一直叠到很高,难度相当高,比如《八仙过海》。如今寿县抬阁的保留节目有《刘全进瓜》《孙悟空盗桃》《天女散花》等。抬阁是中国古老而稀有的综合性的民俗表演艺术,涉及舞蹈、音乐、戏剧、杂技等多种艺术门类,汉代陶俑中多有表现这种场面的,只不过常常被当做了杂技俑。

没想到这次来到寿县,见到了久违的抬阁。这里物产丰饶,古风猎猎,而整个城市又日新月异,是个好地方。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祥夫(山西省作协副主席)

## 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中轴线之旅

传统文化题材进行深入开掘。作家张之路的《雨燕飞越中轴线》将北京中轴线的故事娓娓道来,正是传统文化题材儿童文学的又一新作。

北京中轴线南北延伸,如城市的脊梁,挑起北京城厚重的历史与现实。《雨燕飞越中轴线》里中学生罗燕凌救助一只受伤的雨燕,进而得以从雨燕的视角由南向北俯瞰中轴线,了解和感受她的魅力和底蕴。这是一场在想象力的托举下不断打开视野的中轴线之旅。作者巧妙选取中轴线上的树作为线索,以树的历史故事串起中轴线的文化脉络:永定门前如烽火般炽热的黄色银杏叶,天坛“九龙柏”树干上九条纵向的褶皱,社稷坛的“槐柏合抱”,太庙的“树上柏”……这些古老的树木屹立千年,见证着一段段风云壮阔的历史,亲历了古都的变迁发展,也展现了今日的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中轴线文化

是作品的亮眼之处。作者之所以选择雨燕作为故事的叙述视角,一是为了借此在空中领略中轴线的宏伟气派,二是由于雨燕喜在古建筑中筑巢而成为北京的标志性物种之一。基于此,古建筑保护与生态保护这两个看似相距甚远的主题,在作品中自然相融。小说采用双线结构,一条线按照由南往北的顺序介绍建筑和古树的来龙去脉;另一条线则展现了罗燕凌从偶然救助雨燕,到主动了解雨燕,最后身体力行加入雨燕保护行动的过程。一显一隐两条故事线互相交织,相映生辉。作品中提及的永定门公园的绿地、城南公园的桃树林和育才中学操场中央的百年榆树等,都显示了当代中国为谋求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平衡所付出的努力。

作者不仅描绘了中轴线上宫殿和庙宇的庄严神圣,而且将笔触伸向天桥和大栅栏的市井烟火。天桥是老北京曲艺和杂技的发源地,大栅栏是前

门外著名的商业街,它们所代表的市井文化和商业文化丰富了老北京文化的内涵。作品中有不少对老北京民俗、老字号店铺饶有趣味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熟悉和喜爱。北京中轴线是古今交融的产物,如果说恢弘的故宫树立起儿童读者的民族自豪感,那么充满生活气息的天桥和大栅栏则让中轴线变得鲜活立体和亲近可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少年儿童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感受到延续城市历史文脉的意义。如今,经过北京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重点文物、历史建筑、老城街巷肌理得到更好保护,老城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古都神韵焕发新的光彩。

极具生命力的中轴线,向世界述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貌。《雨燕飞越中轴线》在凸显中轴线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启发我们思索古老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王一典



儿童文学承担着培育时代新人、涵养民族精神的使命。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近年来,关注汉剧艺术的《九岁红》、呈现瓷都发展变迁的《建窑瓷窑送给你》、以赛龙舟民俗为背景展开的《龙船》等,一批儿童文学作品对传